

“共和模式”的困境

——法国移民政策研究

李明欢 卡琳娜 盖哈西莫夫

内容提要:今天的法国人中已有大约四分之一是移民及移民后裔,而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异族新移民仍源源不断进入法国,因此,移民接纳及移民政策的修订与实施,业已成为法国朝野密切关注的重要社会问题。本文首先介绍当代法国移民构成的基本状况,重点评介法国学术界关于法国移民政策研究的主要著述及观点;接着,本文结合20世纪下半叶法国社会的政治经济变迁,将法国战后移民政策分三个阶段进行剖析,追溯其从自由移民、“共和模式”到零移民、零非法移民的演变发展及内涵实质;最后,本文着重分析法国曾引以为豪的“共和模式”在当今社会遭遇的困境及原因,探讨当代法国移民政策的基本走向及社会效应,指出:“共和模式”也好,自由民主也罢,归根结底,移民政策中最根本的原则是接纳国的国家利益。因此,对发达国家移民政策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法国 移民政策 “共和模式” 自由民主

进入21世纪之际,围绕着法国社会发展与移民接纳、移民融入等一系列问题而展开的争论,业已成为法国朝野关注的一大焦点。自19世纪以来,在诞生

本文的“移民政策”相对应于英文的“immigration policy”,即“针对外国移民的政策”。2000年本文作者之一卡琳娜·盖哈西莫夫(Carine Guerassimoff)评介法国移民政策的一篇英文文章,曾被翻译成中文发表,但正如作者在那篇文章的附录中所言:该文只是对法国移民政策与中国新移民关系的一个初步探讨,许多问题尚待进一步研究(Guerassimoff,2000)。2002年夏,本文另一位作者李明欢应邀到法国,就“法国移民政策与中国新移民”进行实地调研。在法国期间,两人整理翻译了关于法国移民政策的相关文件,就法国移民政策走向及其社会影响进行了广泛深入的讨论,本文是我们两人合作研究的成果之一。我们感谢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中国国家社会科学基金(01BSH023)、法国巴黎第七大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SEDET)提供的支持。

了世界第一个人权宣言的法兰西土地上,崇尚自由、民主、宽容、融合的“共和模式”(Republican Model)曾经长期被推崇为移民政策的主导。然而,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之后,一连串控制移民的政策相继出台并付诸实施,民众中“不满移民”的情绪明显上涨。换言之,从不分种族、共同寻求在法兰西土地上和谐发展的“共和模式”备受称赞,到反移民的极右派代表勒庞在2002年法国总统第一轮大选中“意外胜出”,其所折射的社会问题发人深省。

一 法国移民现状与移民政策研究

一个多世纪以来,来自不同国家的移民一直源源不断地进入法国。据2002年的最新统计数据,法国人口中持外国国籍的“外国人”达431万,占总人口的7.4%。在欧盟诸国中,无论是接纳移民的绝对数或移民与本国人口的相对比例,法国均位居第二,仅次于德国(详见表1)。依据法国的人口统计原则,已经入籍法国的原外国移民不计算在“外国人”之列,这类人总计约236万,占总人口的4%(详见表2)。有法国学者进一步指出,在今天的法国人中,“大约500万人是移民的后裔,其中大部分已取得法国国籍。约有同样数量的人其祖辈中至少有1人是移民”,法国人口中有“大约四分之一人口是移民或移民的后裔”。

总之,当今全法人口中约四分之一是移民或移民后裔;移民中半数以上来自非洲;移民主要集中于法国的大城市;与此同时,社会上还存在一个总计约350万人口的非法移民群:这就是进入21世纪之际法国移民人口的基本构成状况。

当代发达国家针对外来移民的政策走向及其社会影响是一个涉及多学科的边缘性课题。就我们所关注的法国移民政策而言,中国国内业已正式发表的文章相当有限:在若干以欧盟移民政策为研究对象的文章中,有的以宏观研究为主,基本不涉及具体国家(如,宋全成、葛谨雁,2000;孙恪勤,2001),有的则在列举个案时或多或少提及法国(高鉴国,2000;李明欢,2001)。直接涉及法国移民政策的文章,或以资料性介绍为主(车耳,1999;盖哈西莫夫著,陈欣译,2000),或

中国学者王春光在《巴黎的温州人》一书中,将法国移民政策的“Republican Model”译为“共和国模式”,我以为欠妥。根据该模式的内涵及意义,我认为将其译为“共和模式”较为准确。

Alec Gordon Hargreaves, *Immigration, Race and Ethnicity in Contemporary France*,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p. 5.

限于评述移民政策的某一侧面如“移民教育”问题(王军,2001)。中国学者王春光的《巴黎的温州人》一书,以及王春光与法国学者让·菲利浦·贝佳(Jean Philippe Beja)共同写作的《温州人在巴黎:一种独特的社会融入模式》一文,对“巴黎的温州移民群体”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但因为其所关注的是一个“独特模式”,因而对法国移民政策的基本内涵与总体趋向着墨不多。

表1 欧盟主要国家接纳移民情况表(2002年数据)

国别	合法移民	占总人口比例(%)	合法移民主要来源地	非法移民(估计)
德国	732万	8.9	土耳其(30%)、前南斯拉夫及欧盟	50-150万
法国	431万	7.4	欧盟(160万)、马格里布诸国(130万)	30-50万
英国	220.7万	3.8	印度次大陆、非洲	约100万
西班牙	94万	2.5	马格里布诸国、拉丁美洲	12-25万
意大利	125万	2.1	摩洛哥、阿尔巴尼亚、前南斯拉夫	18-35万

资料来源:法国语言文化辅导会《鸣锣·小资料》,2002年10月号,第7页。

表2 1999年法国人口国籍与出生地构成

国 籍	出 生 地		总数(万)	%
	法国(万)	外国(万)		
出生即为法国籍	5134	156	5290	90.4
加入法国籍的外国人	80	158	236	4.0
外国籍	51	275	326	5.6
总人口	5265	587	5852	100
在总人口当中				
按国籍和出生地划分的外国人	131	431	562	9.6
出生于外国的外国人			431	7.4

资料来源:“移民信息网”,网址:www.migrationinformation.org.

表3 法国移民人口的原籍构成(1999年)

原籍	移民总数	比例(%)
欧洲	1 351 661	41.4
欧盟成员国	1 195 498	36.6
意大利	201 670	6.2
西班牙	161 762	5.0
葡萄牙	553 663	17.0
其他欧洲国家	156 163	4.8
美洲	81 293	2.5
北美	34 631	1.1
中南美	46 662	1.4
非洲	1 419 758	43.5
马格里布	1 135 934	34.8
阿尔及利亚	477 482	14.6
摩洛哥	504 096	15.5
突尼斯	154 356	4.7
撒哈拉以南非洲	212 398	6.5
其他非洲国家	71 426	2.2
亚洲	407 450	12.5
土耳其	208 049	6.4

资料来源:据《1999年法国移民及外国人》数据整理制表(André,2000:11)

在法国,移民及移民政策研究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课题之一,但是,由于移民研究分属政治学、经济学、人口学、社会学、历史学等不同学科领域,迄今未形成一个专门学科,因而相关成果显得比较分散。根据我们的搜集归纳,自1945年战后以来法国学者的相关研究,就宏观而言,主要涉及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法国移民政策导向与法国移民的民族构成问题。20世纪50年代初,法国学者阿兰·吉拉尔(Alain Girard)和让·斯托泽尔(Jean Stoezel)主持了一项大规模的社会调查,研究意大利和波兰移民在法国的基本生活状况(1954)。1956年,安德列·米歇尔(André Michel)出版了《阿尔及利亚工人在法国》一书,这是第一部较有影响的关于北非移民在法国的专著,同时也反映出进入法国的外籍移民构成从南欧向北非转变的大趋势。1999年,菲利浦·德维特(Philippe De-

witte)主编的论文集《移民与融入:国家的见解》一书中的第二编“移民”,邀请相关专家分别著文,全面论述来自葡萄牙、非洲、阿尔及利亚、摩洛哥、中国及东欧的移民移居法国的历史及现状。

第二,法国移民政策如何促进移民的社会融入问题。“移民融入”是“共和模式”的关键。历史学家吉拉尔·努瓦歇尔(Gerard Noiriel)从历史发展角度探讨移民融入法国的问题,强调移民与法国的工业化进程密切相关,但认为移民的完全融入将通过其第二代在法国学校接受教育而完成(1988)。另一位历史学家哈尔夫·斯科尔(Ralph Schor)也认为:移民对法国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移民潮与移民融入法国是法兰西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基础(1996)。在上文提及的由德维特主编的论文集中,第三编以“融入”为题,其所收录的一组论文分别从住房、就学、婚姻、宗教、心理、文化等不同层面,对不同移民群体融入法国的程度及其所面临的主要问题进行分析。

第三,移民对法国的社会影响与法国移民政策的修订问题。研究移民问题并与国家相关政策制订密切相关的学者以帕特里克·维尔(Patrick Weil)为主要代表。维尔是一位政治学教授,20世纪90年代法国社会党执政时曾直接参与移民政策的修订。维尔的主要代表作是《法国与外国人:1938年以来法国移民政策的冒险》(1991),及2002年刚刚发表的专著《何为法国国民?1789年法国大革命以来的国籍政策史》。维尔尖锐批评法国长期存在移民立法与执法相背离的状况,强调积极促进移民融入法国社会的重要性。

法国学者关于移民政策的相关研究虽然见仁见智,但是,正如帕特里克·西蒙(Patrick Simon)所言:一方面,法国是一个接纳移民历史较长、人口较多的国家,但是,“移民群体在法国既受到政治势力的密切关注,却又长期处于不具备社会合法性的生存状态”,这就是“法国移民政策的悖论”。因此,近年来,法国关于移民政策研究中争论的主要焦点是:战后以来法国的移民政策正确与否?效果如何?法国曾长期引以为豪的“共和模式”在新形势下还可能延续吗?面对全球化时代日益汹涌的移民潮,法国应当怎么办?

为有助于中国学者全面了解法国移民政策的演变,本文拟首先追溯法国移民政策“共和模式”的形成及内涵,梳理20世纪下半叶法国移民构成及相应的社

Patrick Simon, *L'immigration et l'intégration dans les Sciences sociales depuis 1945*, In Dewitte Philippe ed., 1999, pp. 82 - 98.

会政治经济变迁,在此基础上,本文将分析法国曾引以为豪的“共和模式”在当今社会遭遇的困境,结合评介法国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探讨当代法国移民政策的基本走向及社会效应。

二 “共和模式”的理想与困境:法国移民政策演进

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自由、平等、博爱”一直是法国资产阶级高扬的旗帜。自19世纪以来,许多不同国家的艺术家、哲学家、政治家因不同原因、怀揣不同理想移居法国,不少人还为灿烂的法兰西文化增光添彩。法国人曾经满怀自信,以善于容纳异民族、异文化的开放大度而自豪。然而,曾几何时,法国民众对移民的态度却在不经意间从“欢迎”变为“排斥”,法国的移民政策也由开放走向封闭,法国人曾经沾沾自喜的“共和模式”面临着严峻的困境。这一变化是如何发生的?原因何在?寓意若何?

纵观19世纪以来法国移民政策的走向,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一) 19世纪—1945年:自由移民年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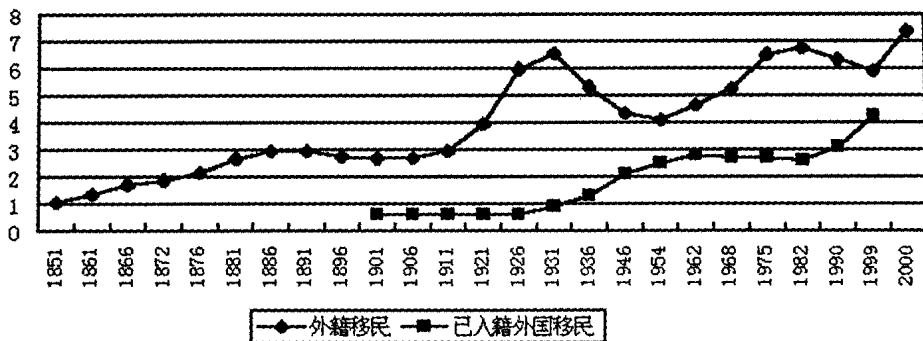
1945年之前,法国基本上不存在有章可循的移民政策,“实际上大多数人都可以自由进入法国的劳动力市场”,法国“只是管理移民,却不存在移民政策”,而且,这种“管理”,也只表现为一些临时性、应急性的处置措施。1801年至1931年法国的人口统计数据清楚地显示出:外国移民在法国一直保持上升趋势:1851年,全法外国移民总数为37.9万人,1881年增至100万人以上,1911年,再增到约116万人,占法国总人口约3%。20世纪20年代,法国进入一次大战后经济从复兴进入发展的时期,移民人数更是直线陡增,短短十年间,外国移民如滚雪球般增长,至1931年达到二战前的最高峰,总数270万,占法国总人口约7%,1921至1931年间,法国人口增长量中的75%是通过外国移民实现的(详见图1)。

James F. Hollifield, *Immigration and republicanism in France: the hidden consensus*, in Cornelius et al eds., 1994, p. 7.

Cathie Lloyd, *National approaches to immigration and minority policies*, in Rex & Drury eds., 1994, p. 73 - 74.

Ralph Schor, *Histoire de l'immigration en France de la fin du 19e siècle à nos jours*, Paris: Armand Colin, 1996, p. 14.

图1 移民在法国总人口中所占百分比(1851—2000年)



资料来源:1851—1990年依据法国人口统计数据制图(详细数据见 Philippe,1993:48);1999年数据根据法国公布的人口统计数据;2000年数据参考法新社巴黎2002年11月19日电稿,转引自《欧洲时报》2002年11月20日。

从19世纪后期起,法国基本确定了鼓励外国人“忘掉原先的历史和文化”,“完全融入法国”的“雅各宾模式”(Jacobin Model),其具体举措之一就是鼓励外国人学习法国文化,政治上认同法国并入籍法国。1851年法国第二共和国时期曾做出规定:凡居住在法国的外国居民的第三代,如果其父母中有一方出生于法国,即可自出生起自动获得法国国籍。第三共和国时期,即1889年通过的法律又规定,在法国出生的移民第二代在成年时即可自动获得法国国籍。1927年的法国法律,又进一步为移居法国的第一代移民打开了加入法国籍的方便之门。如此开放的国籍法,基于历代法国政治家对于“卓越的法国文化”具有征服、同化异文化之优势的绝对自信。

19世纪及20世纪初的法国的确展现出一种相对自由宽松的迁移环境,究其原因,我们认为,首先与法国的人口量变密切相关。近代以来,法国一直需要外来青壮年移民补充其劳动力市场的需求。19世纪拿破仑连年对外征战,大批青年男子被征召参战,对国内劳动力市场的影响显而易见。1914至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直接死于战争的人口约140万,如果考虑到因此而进一步导致的结婚率、出生率下降对人口正常发展所造成的负面影响,那么,一次大战所

直接或间接导致的人口总损失估计高达 300 万。时隔不久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又夺走了法国 100 多万人口的生命。结合图 1 所展现的移民曲线,我们可以发现,每次人口大损失之后,即 19 世纪后期、20 世纪二三十年代、20 世纪 50 年代,法国移民人口都呈现出比较明显的上升趋势。显然,以青壮年为主的外来移民成为法国人口缺失的一个重要补充。

其次,在迈向近代工业化的道路上,法国没有经历过类似英国那样迫使农民离开土地而成为自由劳动者的“圈地运动”,小农经济长期占主导地位,大小企业主们只好向国外寻找自由劳动力资源。据统计,19 世纪末叶法国人口总数约为 2600 万,但从农村进入城市的人口仅为年均 10 万人左右,相对于工业发展的需求,几乎是杯水车薪。由于劳动力短缺,法国一方面大力挖掘本国人力资源,不仅男性实现充分就业,而且女性人口的就业率也达到 40%,相当于同期英、德妇女就业率的四倍;另一方面则向外招收劳工,尤其是采矿、钢铁、纺织、建筑等劳动强度大的行业,早在 19 世纪末,外国劳工就达用工量的三分之二左右。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由法国公司派出的“招工人员”活跃在南欧及法国各殖民地,甚至到了中国的东北、山东、福建等地。一次大战结束后,法国还出现了专门招募、安置外国劳工的私营企业“移民总公司”(Soci   g  n  rale d'immigration, SGI)。

就移民构成而言。从 19 世纪中叶到 20 世纪中叶,进入法国的“外国移民”主要来自比利时、西班牙、意大利、波兰等欧洲国家:1851 年,来自以上四国的移民占全法外国移民总数的 58%;此后从 1872 年到 1936 年,以上四国移民所占比例均在 70%以上(详见图 2)。对法国人而言,来自这四个国家的移民虽然是“外国人”,但彼此都属欧罗巴人种,语言则属印欧语系,更重要的是,他们和法国人一样,大多信仰天主教。因此,他们与法国人之间最主要的差异是“国籍”的不

Armengaug Andr   & Fine Agn  , *La population fran  aise au XXe si  cle*, Paris: PUF, 1983, p. 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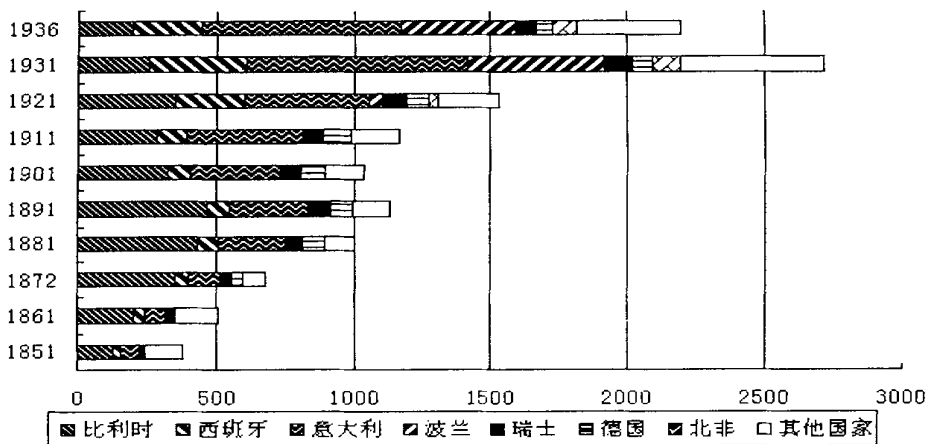
据 Schor 的研究统计,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法国约有 32 万军事人员阵亡,27 万平民(包括 8 万犹太人)被屠杀,13 万人死于战争中的轰炸等军事行动,另有 60 万人虽属于“正常死亡”,但与战争造成的饥馑、恐惧、缺医少药等均有关系。参阅 Ralph Schor, *op. cit.*, p. 192.

Philip L. Martin, “Comparative migration policies”, in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Vol. 28, 1994.

沈坚:“关于法国近代经济发展若干问题的再思考”,《华东师范大学学报》1997 年第 6 期,第 41 - 50 页。

同,是在享受与公民权相联系的各种权益上的差异。

图2 法国外来移民原籍国构成(1851—1936年)



资料来源:根据《法国与其外国居民》提供的数据整理制图(Weil,1991:附录。无页码)

还值得一提的是,自法国大革命以来,自由平等一直被崇尚为法兰西的民族精神,让不同国家不同种族的“政治难民”移居法国,为其提供“避护所”,是又一令法国人时常引以为豪的“历史业绩”。自然,法国判定“政治难民”的原则,是依据其统治阶级的立场决定的。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后,十多万反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白俄被法国所“收容”。30年代法西斯在德国上台后,法国接纳了来自德国及东欧的十多万犹太人。1936年西班牙爆发内战,大批战争难民涌入法国南方,三年后佛朗哥夺取政权实施法西斯独裁,约50万西班牙难民进入法国,其中大约半数留居法国。

(二) 1945—1973年:“共和模式”的蜜月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欧洲生灵涂炭,战后的欧洲百废待兴。戴高乐政府意识到移民对法国战后重建的重要性,决定制定一项正式的移民法案。在讨论中,出现了两种不同意见。一派以经济学家为代表,他们主要关注的是如何迅速有效地引入大批青壮劳力,以弥补法国劳动力市场的缺口;另一派以人口学家为代表,他们认为,吸引移民是解决法国人口需求的重要举措,但从长远看,接纳移民

的首要条件是对方必须能够顺利融入法国社会。在对移民族群的选择上,无论是经济学家或人口学家都一致认为:法国应当优先欢迎来自欧洲国家的移民。

1945年11月2日,法国政府出台了第一个正式移民法案,主要包括以下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凡与法国企业签订正式雇佣合同者,即可获得进入法国的签证并在雇佣合同期内享有在法国的合法居留权;但另一方面,受法国企业雇佣的外籍工人并不一定就能得到在法国的长期居留权或入籍法国,即将移民的工作权与长期居留权、公民权相割裂。此规定虽然当时并没有得到多少社会关注,其潜在影响却在20世纪70年代后逐步凸显。

按照1945年移民法案的基本原则,法国政府成立了两个与移民相关的重要机构:一是“国家移民局”(the Office National d'Immigration, ONI),取代战前私营性质的“移民总公司”(SGI),专门负责从事有组织引入劳工的相关事宜;另一个是“难民和无国籍人士庇护局”(French Office for the Protection of Refugees and Stateless Persons, OFPRA),负责接受审理各类难民申请。按战后法国政府的设想,外国劳工移民(以下简称“外劳”)的输入应当由国家移民局统筹安排,各企业将其所需外劳数量报告移民局,由移民局安排到外国招聘,企业根据所获得外劳数量按人头向移民局支付费用。在国家的年度经济规划中,明确规定输入外劳的数量。例如,1946-1947年战后第一个经济规划计划输入外劳43万人,1966-1970的五年经济发展规划计划输入外劳32.5万人。与此同时,依据优先招收欧洲劳工的原则,国家移民局一成立,即到南欧的意大利、西班牙设立招工处。

然而,在实际运作中,许多企业或不满移民局慢条斯理的官僚主义运作,或因一时急需而来不及申报计划,即直接派人到移民来源国招聘。当时通行的办法是:企业在外国招聘到劳工后,或利用“免签证规定”,或通过旅游、探亲等短期签证将其带入法国境内,直接安置到企业工作岗位,然后再由企业专门人员去移民局慢慢“补办”引入外劳的各种手续。如此先斩后奏的方式,使移民局被戏称为“移民证件交换所”,是“接纳法国国内移民的移民局”。有些移民个人也自行设法进入法国,再谋工作,补办手续。据20世纪60年代的统计,大约90%外劳都是“先进入法国再办理移民手续”。对此,移民局虽有所不满,但因为其实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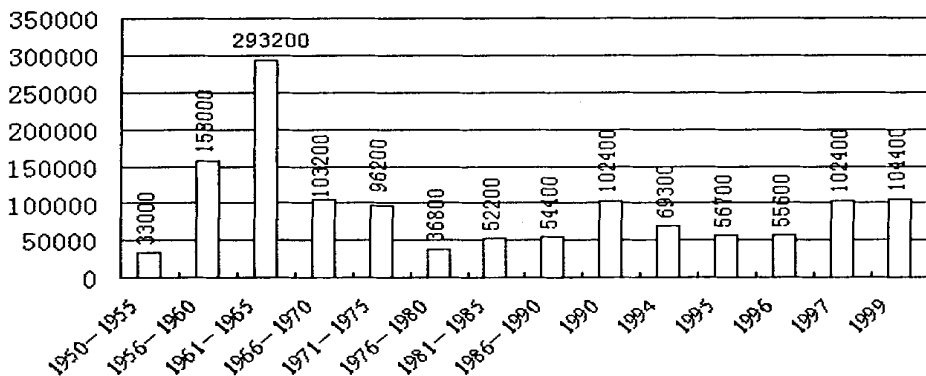
James F. Hollifield, op. cit., p. 151.

Ibid., p. 152.

上省却了到外国招工的诸多麻烦却照收各类费用,因此也就默认了。

劳动力市场求大于供加上多渠道有效运作,法国的外国移民数不断上升。法国移民局的资料显示,1946至1955年间,法国年均输入移民3.3万人,1956至1960年间,上升至年均近16万人,1961至1965年间,再猛增至年均近30万人。1970年的年度统计资料显示,是年共有200万外籍工人及69万家属居住在法国(参阅图3)。

图3 法国接纳的合法移民数(1950—2000年)



资料来源:“移民信息网”(http://migrationinformation.org)。其中1950—1990年的数据根据原表中每五年的累计统计数算出年均统计数。1990—1999年为年统计数。

由于经由雇主选择的外籍工人个个年轻力壮,他们进入法国后承担了大量在当地人眼里被视为困难、肮脏、危险的“3D”工作,有效地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故而一时颇受朝野“欢迎”,社会对外国劳工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宽容。而且,五六十年代时,人们对二战期间纳粹分子残暴屠杀犹太人的种族主义暴行依然记忆犹新,种族歧视为一切具有正义感的人民所唾弃,人权意识、人道主义深得人心。在对待外劳的问题上,法国社会的主导趋势是应当平等地对待他们,帮助他们学习了解法国的语言风俗,为其提供技术培训,在住房、医疗等方面让他们分享社会福利,使他们能愉快工作。法国进步学者与社会活动家们还不断提醒人们:外劳首先是“人”,理应受到人道的对待。60年代蓬勃兴起的民权运动,

“3D”是英文 difficult(困难),dirty(肮脏)和 dangerous(危险)三个词的第一个字母,指从第三世界移居发达国家的移民所从事工作的总体特征。

也赋予外劳的人权以特别关注。在此大趋势下,对“人”的尊重得到弘扬,在民权意识明显增强的基础上,社会对异民族的宽容明显改善。

正是在如此大背景下,法国社会普遍认为:以劳工为主体的外国移民完全可能与我们共同地、和谐地生活在一起。由此,原先以鼓励移民“入籍”为主的“雅各宾模式”在新形势下发展为“共和模式”,其内涵包括欢迎移民参与法国的经济建设,鼓励并相信外来移民能够顺利地融入法国社会。美妙和谐的“共和模式”得到朝野普遍赞誉。1951年的一项社会调查显示,50%的法国人认为外劳在法国从事有效服务,到了1973年,同一比例增长到80%,绝大多数法国人认为外国人承担了法国人不愿做的工作,值得欢迎。

法国的“共和模式”也得到了外来移民的赞同。1966至1967年间,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五位研究者对外劳在西欧主要国家的生活状况进行了一项大规模的社会调查,其中之一是移民对接纳国满意度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法国的得分在八个被调查国中名列榜首,而且,在调查表罗列的12个项目中,法国在对移民的职业培训、语言教育、社会服务、住房福利、开放入籍等九个项目上均获得最高分。

(三)1974年之后:零移民、零非法移民与控制移民

然而,正当法国社会陶醉于“共和模式”的美妙和谐时,1973年骤然爆发的“石油危机”猛烈冲击法国社会,移民问题首当其冲。一时间,“外国劳工抢夺了法国人的就业岗位”、“移民是法国社会的不安定因素”等言论甚嚣尘上。1974年5月,法国新政府组成后做出的重要决策之一,就是立刻终止接纳所有外劳,并敦促业已入境的移民尽快返回祖籍国。法国移民政策看似突变的背后,其实是此前伴随移民大量输入业已滋生的矛盾在危机冲击下急剧激化的反映。

其一,20世纪60年代之后,北非移民业已取代南欧移民成为进入法国的最大移民族群,这一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族群,与法国社会文化传统之间隔着一道不易逾越的鸿沟。

北非马格里布三国(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和摩洛哥)曾经长期是法国的殖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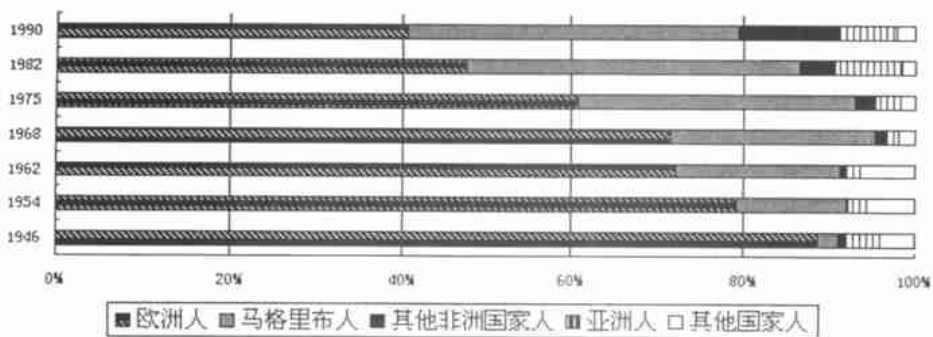
Alec Gordon Hargreaves, op. cit., p. 156.

外国移民对八个国家满意度从高到低的排名依次为:法国、瑞典、英国、德国、比利时、卢森堡、芬兰、瑞士。参阅 Arnold M. Rose, *Migrants in Europe: Problems of Acceptance and Adjustment*, Minneapolis: 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69, p. 90.

地,20世纪五六十年代,马格里布三国相继独立,但马格里布人作为法国前殖民地臣民,仍然可以自由进入前宗主国。因此,当南欧移民无法满足法国企业界需求时,大批马格里布人就成为移民潮的又一新来源。1946年,法国的外国移民中欧洲人占88.7%,两万余马格里布人仅在移民总人口中占2.3%。但是,到了1968年,马格里布人在全法外国移民中的比例已猛增至23.6%,进入20世纪80年代,马格里布人的比例再增至39%,其中,仅阿尔及利亚一国移民人数就达80万以上,成为法国最大的外国移民群体。时至20世纪末,马格里布人及来自其他非洲国家的移民在法国移民中所占比例已超过半数,达50.5%(详见图4)。

阿拉伯民族近代以来长期遭受殖民统治而形成的执着的宗教信仰和族群认同,在移居法国社会之后成为互帮互助、异域谋生的天然纽带。令法国人自以为得意的“共和模式”在同化马格里布人方面明显受挫,当危机发生时,法国社会的不满即首先指向马格里布人。

图4 法国外来移民的原籍构成(1946—1990年)



资料来源:根据《法国与其外国居民》提供的数据制图(Weil,1991:附录。无页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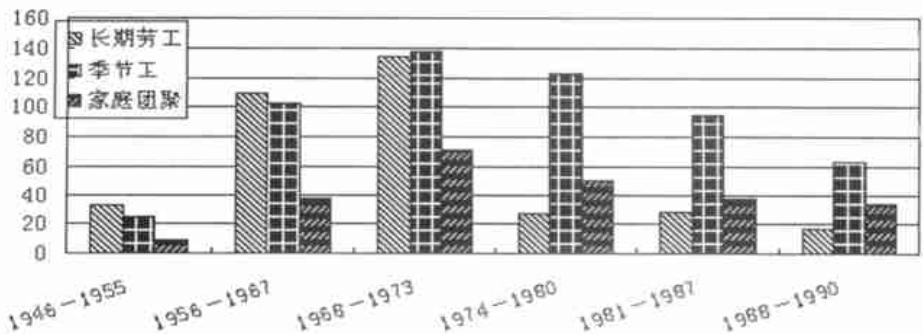
其二,随着家庭类移民伴随着移民潮日渐上升,法国人“惊诧地”发现,“我们要的是工人,可男女老少全来了”。当移民家庭也要与法国人一起分享其优厚的社会福利时,法国人的自由平等理念自然面临严峻考验。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当马格里布劳工开始进入法国时,基本以年轻力壮的单身男性为主,他们有的如候鸟般来来回回,有的干上几年赚上一笔钱就打道回

We asked for workers, but human beings came.

府,法国雇主为其提供的住宿条件也十分简陋,基本只适合单身男性居住。1950至1955年间,从阿尔及利亚到法国的劳工,年均回归率达81%以上。然而,随着时间推延,情况渐渐起了变化。因为,现代工业的发展,不仅需要劳工的体能,也需要一定的技能。因此,就雇主而言,如果所雇佣的外劳能令其满意的话,往往希望雇佣八年十年,甚至更长,以减少培训新工人的费用。而就外劳而言,当他们在法国找到一份相对安定的工作之后,也希望能将家人接来共同生活。正当此时,席卷西欧的民权运动客观上也促进了外劳民权意识的觉醒,进而认识到要求“家庭团聚”是自己理所当然的权益。由此,情形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当外劳将他们最宝贵的青春年华贡献给法国,当他们的子女在法国受教育成长,那么,此时再要其举家迁回原籍就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了。渐渐地,法国人发现,社会上“有色人种”比例明显膨胀了,而且,当外劳失去工作能力之后,当他们的家小还不是全劳力的时候,他们同样也要分享法国人的社会福利。当外劳——尤其是那些与法国人不同种族不同宗教信仰的外劳——也要求和法国人共同分享社会福利时,法国社会的宽容就显示出限度了。

图5 外国移民合法移居法国的主要途径(1946—1990年)



资料来源:根据《移民与共和主义在法国:潜藏着的共识》提供的数据制图(Hollifield, 1994:152)

据统计,从1950到1955年间,共有86.8万阿尔及利亚人次进入法国工作,71.4万人次离法回国,总返回率为82.26%,年均返回率为81.37%,其中1953年的返回率最高,达91.79%(根据《外国移民在法国》提供数据整理统计,参阅Georges Tapinos, *L'immigration étrangère en France: Travaux et documents de l'Inded*, Paris: PUF Tapinos, 1975, p. 34.

1974年法国政府采取应急性措施终止外劳入境,标志着法国人曾经津津乐道的“共和模式”已成明日黄花。自那以后,每一届党派竞选都要表白自己的移民政策;每一届新政府上台后,修订移民政策也为要务之一。法国政府在七八十年代对移民政策所做修订,主要涉及以下五方面的内容。

第一,取消对前法国殖民地国家移民入境的优惠政策。以阿尔及利亚为例。阿尔及利亚于1962年摆脱法国的殖民统治获得独立之初,其国民仍可以“前殖民地臣民”身份自由进入法国。随着阿尔及利亚移民人数直线上升,1968年,法国蓬皮杜政府提出取消上述优惠,但遭到阿尔及利亚政府反对,后两国商定:阿尔及利亚人进入法国需申请签证;但法国对阿尔及利亚人申请旅游签证不得加以限制。新规定对有意入法打工的阿尔及利亚人增加了一些手续上的麻烦,即必须持旅游签证入境,但对移民潮并无根本影响。1974年后,上述政策完全取消,阿尔及利亚人不仅不再享有任何入境优待,甚至遭到更严格的审查乃至排斥。

第二,紧缩居留卡发放,对移民的“家庭团聚”申请严加限制,“鼓励”移民返乡。1977年,法国决定以提供补贴的方式,鼓励业已入境的外国移民全家返回本国,并对移民要求“家庭团聚”的申请严加限制。法国政府的本意,一是送走那些不受法国社会欢迎的北非移民,减少就业压力;二是送走移民家属以减轻社会福利需求。然而,事与愿违。其一,从1977年到1981年,只有不到10万外国移民离开法国,其中单身劳工达三分之二,拖家带口者多选择留下。其二,由于其时南欧意大利、西班牙的经济状况相对好转,一些本已属意回国的南欧人,正好借法国政府的“优惠”衣锦还乡。而北非劳工却因法国政策转向,担心日后进入法国可能难度增大,因此,连那些原本如候鸟式来回于家乡与法国之间的劳工,也大多选择留居法国。

第三,1984年,法国正式实施工作许可制度,将外国人限制在若干工作领域之外。根据规定,军队、警察及公务员的高层职务均不允许外国人担任;公共交通、邮政、教育、卫生等国有部门对外国人就业实行限制;律师、医生、建筑师、药剂师等30个行业只允许获得法国文凭者从业。一般认为,法国工资职位中约三

为鼓励外劳返回原籍国,法国政府规定,自1977年6月起,向自愿返回原籍国的外劳提供一万法郎的资助。只要在法国居住五年以上者均可申请该项补助。

分之一保留给法国人。

第四,授予警方在核查移民证件、拘留无证移民、驱逐非法移民等方面以更广泛的权力。1980年1月,法国第一次对1945年的移民法进行较大修订,其新增条款中最主要的是订立了“驱逐条例”,即对那些通过非正常途径进入法国者,对那些居留到期后不符合延长居留条件者均可驱逐出境。而且,警方有权拘禁不具备完整手续的移民。1986年9月9日通过的“巴斯克法”(Pasqua Law)再度明确规定:驱逐非法移民可以由行政命令执行,即不一定要通过司法程序。1991年,法国政府批准在机场及港口设立“等候区”,拘禁入境手续不全的外国人。同时,法令还规定对带入非法移民之航空、航运公司处以罚款的条例。

第五,紧缩难民接纳政策。如前所述,为各国难民提供“慷慨庇护”曾经是法国人引以为自豪的业绩,然而,进入80年代之后,法国对难民也从“照单全收”改为具体审理,而且审查条件日趋严格。20世纪70年代,法国作为原印度支那的宗主国,接纳了近20万印支难民。进入80年代,难民申请被拒绝率从1980年的22%上升到1989年的79%。

进入20世纪90年代,法国政坛左右两派的激烈竞争继续在移民法的修订上有所反映。1992年右派在大选中获胜上台,1993年6月,新任内政部长公开提出:法国已不再是一个移民国家,要力争实现“零移民”的目标。虽然在遭受批评后,该内政部长不得不将其目标改为“零非法移民”,但加紧控制移民的基本态度毫无改变。是年8月24日,以该内政部长的名义公布了“巴斯嘎瓦—德布莱法”(Lois Pasqua - Debre),该法令中一系列侵犯人权的規定虽一再遭到抨击,但仍然付诸实施。法令规定:警察可以随时随地对“身份可疑者”进行证件审查并拘留无证者;鼓励法国国民告发非法移民;所有跨国婚姻必须经特别审查合格后方可申请其国外配偶以“家庭团聚”移民法国;取消“业已进入法国的外籍未成年儿童在成年后自动获得法国居留权”的规定;凡留居外籍人士的法国人必须向警

禁止录用外国人的职位虽然逐年有所改变,但据2000年法国“种族歧视研究小组”的调查报告,是年,全法仍有将近700万个就业职位禁止录用外国人,约占全法就业职位的三分之一。

20世纪70年代末,法国先后接纳了多批来自印度支那的政治难民,后来又因“家庭团聚”等原因,陆续接纳了已在法国定居的印支难民的家属。由于统计标准不同,关于法国接纳印支难民的统计数在15万至20万之间。

Alec Gordon Hargreaves, op. cit., p. 21.

方报告;被驱逐者本人的申诉意见将不再成为暂缓执行驱逐令的理由,等等。

1997年,以社会党为首的左派在法国大选中获胜。人们记忆犹新的是:1981年社会党大选获胜上台后即实行大赦,13.2万非法移民由此获得合法身份。因此,此次社会党再次上台,要求新政府再度无条件大赦的舆论随即高涨。1998年春,新政府推出“舍维内芒法”,允许符合下述条件的无证件者可以申请“身份合法化”:法籍人士的正式配偶;在法国出生的孩子的父母;能够证明已在法国居留十年以上;能够证明自己与法兰西土地有密切关系(能说流利法语,长期工作并纳税),等等。时至1999年初,依据该法令,大约8.7万人相继摇身一变成为合法移民。2002年春的大选,极右势力勒庞“意外”胜出震荡了法国政坛,尽管勒庞在第二轮选举中遭到惨败,但因为选民们只能在极右派与右派中择其一,因此右派代表希拉克以高票当选。入夏,法国的无证移民们一次次请愿游行,甚至短期占领教堂,掀起了一波又一波要求身份合法化的运动。对此,法国现任内政部长正式发表讲话,指出:“法国需要移民,但法国不可能也不应该接受所有人。”他还认为:“移民问题曾过于经常地充当极端论调的牺牲品:一方面,有人狂热宣扬零移民,而这根本就没有意义,因为法国是建立在多样性之上的;另一方面,有人极端地主张全面自动合法化,而这些人则没有意识到,如果这样做,就必定会出现新一波移民浪潮,并由此助长和维持一部分民众激愤乃至排外情绪。”因此,法国应当奉行一种“平衡的、既无伪装、又不虚伪并符合法国利益的移民政策”。

然而,什么样的移民政策才是“平衡的、既无伪装、又不虚伪并符合法国利益”的呢?法国朝野各界仍在孜孜探求之中。

三 自由民主的限度:左右法国移民政策的内在因素

综观近半个世纪以来法国移民政策的发展变化,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其加强边境控制、减少移民接纳、对内促进移民融入的基本走向。但是,与此同时,我们同样注意到:自1981年以来法国政府多次实施的“非法移民合法化行动”,已

参阅《欧洲时报》1998年5月31日-6月3日,1999年1月24日-26日。

参阅“法国将采取‘平衡的’移民政策”,这是法国“语言文化协会”会刊《鸣锣》杂志社主编的时政分析稿,载《鸣锣》2002年10月号,第3页。

相继使数十万非法移民因一纸文件而改变身份。实际上,进入20世纪90年代末,法国每年接纳的合法移民数,已接近甚至超过了1973年经济危机之前的移民接纳水平(参见图1)。

一方面不断强调严厉控制移民入境,另一方面却又一次批接纳合法与不合法的移民,产生如此悖论的原因何在?我们认为:当代法国移民政策虽然不断修订,但基本滞后于移民潮的发展,是被动的、弥补性的,在许多方面缺乏实际可操作性。其原因与法国社会的多重矛盾密切相关。

(一) 政治因素

在政治层面上,移民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纠缠着多重矛盾,是不同利益群体争夺权益的集中体现,因而长期成为法国政坛左右两派斗争的一个筹码。前已提及,帕特里克·维尔是一位对法国社会党政府具有重要影响的政治学家,他在其代表作《法国与外国人》一书中明确指出:法国的移民政策自二战结束以来已渐渐系统化,但是,由于种种政治论争及社会经济压力,移民政策在实施中经常背离其原则。作者尖锐地指出:法国的移民法实际上一直存在着“国家立法”(State of Law)与“国家执法”(State as an Actor)二者相互背离的矛盾。国家制订种种法律法规,严格规范接纳移民的原则及程序;但是,由不同党派组建的政府在执法时则往往各行其是,朝令夕改,法国移民的诸多问题即根源于此。

另一位移民政策研究者伊万·加斯东(Yvan Gastaut)在《第五共和国时期的外来移民与法国公众舆论》一书中,剖析了不同党派在移民问题上的基本立场。按照他的分析:法国的右翼政党是排外的;左派的传统是充当移民的代言人,尽管近年来也开始表现出反移民的倾向;法共在战后之初是反移民的,但近一二十年来已变为外国移民最坚决的支持者(2000)。

我们认为,加斯东的剖析虽有一定道理,但并不是绝对的。关键问题是:在当今时代,政坛上传统的左派、右派概念已经变化。工会组织曾经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左派团体,但是,在对待外国移民的问题上,工会组织一直是右派反移民政策最有力的支持者。反之,作为资本势力代表的企业主们,历来是右翼势力的主要基础,但正是他们积极主张接纳和利用外国移民。因此,正如另一位移民研究者克劳德·瓦伦丁·玛利(Claude - Valentin Marie)所指出的:左右政党关于移

Patrick Weil, *La France et ses étrangers, L'aventure d'une politique de l'immigration de 1938 à nos jours*, Paris: Gallimard, 1991, p. 493.

民立法的辩论,其实都是“表面文章”(window - dressing debates)。显然,影响移民政策的深层因素还必须从社会发展本身去探讨。

(二) 经济因素

在经济层面上,移民政策与实施中的悖论实际是法国国内不同阶级利益交锋的折射。法国是一个高福利国家,对于国民的高福利是靠高税收来支持的。根据我们对巴黎制衣厂的实地调查,以2000年的收入计算,一个无专业文凭、领取法定最低工资的正式车衣工每月所得纯收入为823欧元,但是,其雇主除工资外,还需为其交纳全民社会捐、社会疾病保险、养老基金、工伤事故基金、退休基金、失业基金等各类款项,因此,老板为一名正式车衣工所支付的实际费用总额达1650欧元。反之,如果雇佣一个外国移民,尤其是无证外国移民当车衣工,那么,雇主一般只需支付600欧元工资。换言之,雇主用于支付一名正式工人的费用,可用于雇佣2.74名无证工人,雇主从中可能获得的经济利益显而易见。正因为如此,尽管国家立法一再严格限制外国移民,但各类企业违规雇佣屡禁不止。法国学者业已尖锐指出:“移民操作”真正服从的不是专家们精心制订的法律,而是工业界对移民即廉价劳动力的需求;法国每一次大赦非法移民或曰“身份合法化运动”,都源自需要廉价劳工的企业主的推动;“凡劳力匮乏的地方,雇主都赞成开放边界,而小企业则满足于雇佣黑工”。

来自各方面的调查业已表明,法国实际上是需要移民补充其劳动力市场的。2000年由联合国提出的一份报告认为:今后半个世纪内,“如果没有移民,法国的退休年龄必须推迟到74岁。如果只是为了简单维持与目前相近的6100万人口,法国将需要147万移民”,但是,“如果法国要维持目前就业人口和退休人口之间的比例关系,即每4.1个就业者养活1个65岁以上的退休者,那么,法国须每年吸纳170万移民,也就是说,从现在起到2050年,共需要吸收9370万人。”

联合国报告公布后,法国计划署随即委托法国国家人口研究所就法国的人

Géard Noiriel, *Etat Nation et Immigration: Vers une histoire du pouvoir*, Paris, Belin, 2001.

Claude - Valentin Marie, *Emploi des étrangers sans titre, travail illégal, régularisations: des décrets en trompe - l'oeil*, In Dewitte ed., 1999, pp. 352 - 355.

【法新社巴黎10月24日电】法国需要新移民”,载《欧洲时报》2002年10月25日。

“法国未来50年内需要数百万移民”,载《鸣镳》2000年4月,第6页。

口现状进行调查。2002年11月,法国国家人口研究所所长弗朗索瓦·埃朗向计划署提交了报告。在报告中,埃朗不同意联合国报告的上述估计,认为“无任何人口理由证明法国未来数十年需要大力发展移民”,“移民并非解决人口老化问题的灵丹妙药”。但是,他在报告中同样指出,“法国是个移民国家,没有移民的贡献,许多经济部门不可能运转起来。”他同时也注意到:战后婴儿高峰期出生的一代人自2005年起开始大批退休,务必未雨绸缪。实际上,“法国已经在缺少劳力的部门开始悄悄地、有限地招聘移民”。据埃朗保守的估计,法国大约每年需要至少接纳12万移民。为此,他建议研究其他国家制定的移民选择机制,以吸引最佳移民。

对比法国人口学家与联合国专家对今后的预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虽然双方对于法国今后究竟需要多少移民估算不一,但在法国需要移民这一点上则没有分歧。从经济角度考虑,移民对今后法国社会的持续发展举足轻重,当是不争的事实。

(三)文化因素

在文化层面上,围绕移民政策的不同争议,实质上是法兰西文化至上与多元文化的矛盾与冲突,是对民族融合理念的严峻考验。

1985年,针对社会上外国移民人数不断增加的现状,法国学者们进行了一次较大规模的民意测验,调查结果显示,42%的被调查者认为绝大多数移民与法国社会差距太大而无法融入法国社会,三分之二认为如果法国不限制外国移民的话,法国将面临丧失民族性的危险。五年后的另一调查显示,法国人当中认为绝大多数移民不可能融入法国社会的比例上升到49%,而且,认为伊斯兰教徒不可能融入法国社会的比例也达49%。大约三分之二的法国人认为移民太多了,几乎同一比例的人说他们从不与移民打交道。

法国人权咨询全国委员会在2000年呈交给法国总理的一项报告中指出,根据其进行的调查,63%接受调查的人表示,“在法国的外国人太多了”,有70%的人认为欧盟籍以外的外国人在法国“令人不舒服”,在这方面受歧视最深的是阿拉伯人,其次是黑人。78%的法国人觉得法国社会各不同种族团体之间关系

【法新社巴黎11月19日电】“面对移民法国‘半掩门’”,载《欧洲时报》2002年11月20日。

Alec Gordon Hargreaves, op. cit., p. 151.

将会造成紧张,近三分之一法国人认为法国应该完全关闭边境,不再接受难民。

显然,接纳移民,有一个经济上的市场需求问题,还有一个民族的心理承受力问题。经过战后近半个世纪的实践检验,法国的“共和模式”也好,融入政策也罢,在相当程度上只是一厢情愿,困境重重。对此,移民不满:以马格里布人为主体的外来移民信守自己的宗教,不愿抛弃自己的历史与文化而接受“完全融入”的“共和模式”。另一方面,法国人也不满:吸纳和纵容异族移民的结果,是出现了“反法国人的种族主义”,是使法国人在法国都失去了在“家”的安全感。他们赞同极右派在“捍卫传统价值”的口号下推崇“保卫法兰西民族特性”,主张“法国人优先”,因为,如此将有利于维护其既得利益。有鉴于此,2002年法国大选中极右势力能够在第一轮大选中胜出,其实并不奇怪,其社会基础业已在此前一连串社会冲突中逐步形成。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归根结底,移民政策中最根本的原则是接纳国的国家利益,法国的困境实际上是不少西方发达国家同样面临的困境。换言之,资源占有的不平衡性,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必然伴随着全球化时代信息、交通的高度发达而导致国际人口的更大规模流动。全球化时代将是移民潮空前高涨的时代。因此,对发达国家移民政策的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作者简介:李明欢,厦门大学人类学研究所教授;卡琳娜·盖哈西莫夫 Carine Guerassimoff,法国巴黎第七大学教授。责任编辑:彭姝祎)

Qin Zhixi Liu Jianmin

In the early 1980s, the massive utilization of satellite television provided an opportunity for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y. European politicians and people working in the field of TV public service tried to make trans-European television services an important method to build European cultural identity and to promote European political integration. Transnational television communication, to some extent, has succeeded in promoting the integration of media in Europe, in building an internal TV programme market, and in protecting multi-culture in Europe. Nevertheless, it has achieved a little in building European cultural identity and promoting European political integration. As a matter of fact, it is facing challenges coming from both inside and outside of Europe, as well as from language and culture differences. Transnational television communication in Europe does not have a big influence over European integration and reach the expected result.

119 Paradoxes of Republican Model: A Study of French Immigration Policy

Li Minghuan Carine Guerassimoff

Immigration policy and its implementation are big social problems that very much concerned by both French government and public. This paper illustrates the composition of immigrants in today's France briefly, and reviews the studies carried out by French scholars on immigration policy first. Then, it examines the contemporary development of immigration policy by dividing it into three stages—Free Immigration, Republican Model and Zero Immigration or Zero Illegal Immigration. By studying the establishment of Republican Model and its paradoxes this paper argues, although democracy and freedom have been stressed repeatedly, in fact, the national interest of the receiving country is the fundamental principal.

REVIEWS

140 Constructivism Approaches 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China

Yang Guang

ACADEMIC ACTIVITIES

151 Workshop on European Model and Relations between Europe and the U. S.

A

Chen Zhirui

153 Editor's Note